

從SP-Arte到Art Basel 盤點巴西藝術



巴西的迷人之處，不僅是城市洋溢着濃厚的南美風情，更是這裡擁有獨一無二的藝術風情。既然來到，又怎能不去位於聖保羅的Bial Pavilion朝聖一下。

Bial Pavilion，是SP-Arte 2013藝術博覽的舉辦場地，也是聖保羅藝術雙年展（Sao Paulo Art Biennial）的會場，當地人又將之稱為「雙年展建築」（Biennial Building）。盒子型的外觀，裡面搭建多條流線型通道的Biennial Building，是巴西藝術的標誌性建築，不僅是因為這裡每年至少舉辦一場藝術博覽會，更是巴西藝術走向國際的一個平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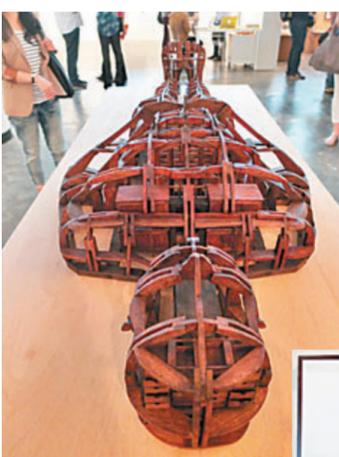
SP-Arte 2013四月初在此舉辦，為期五天的博覽會，吸引二萬多人進場，來自世界各地122家畫廊齊集此地，一次過帶來最新鮮熱辣的當代藝術品。

文、攝：蘇蘇



■來自法國的策展人Matthew Wood

■Casa Triangulo主人Rodrigo Editore



■走在SP-Arte會場裡，很容易被各式各樣的藝術品吸引住，忍不住一看再看。

■Ruben Mano的攝影作品。

■東洋畫廊KaiKai KIKI Gallery。

相對於五月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覽（Art Basel）及六月的威尼斯雙年展，SP-Arte 2013可算是一連串博覽會的前奏曲。不同於前兩者的國際化，SP-Arte藝術博覽以介紹南美藝術為主，122家畫廊中，有81家來自巴西本地，因而游走於會場，你會切實感受到南美藝術的鮮明活力。

當代藝術潛力無窮

踏入第九屆的SP-Arte，近年來逐漸從單一走向多元，以往參與的藝術單位大多來自聖保羅及里約熱內盧，如今巴西中西部，遠至東北、東南地區皆有畫廊參與，完整、有機地展現巴西藝術的風貌。當然，White Cube、Pace Gallery、KaiKai KIKI Gallery這些國際畫廊也為今屆SP-Arte增添不少人氣。

除了藝術交易外，SP-Arte舉行期間，主辦機構亦與聖保羅市多間博物館合作，市民在博物館可免費取得入場券。會場內，多個藝術研討會、教育節目、新書發布會同時進行，就算「買不起」藝術品，也可以側面認識巴西當代藝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由Fernando Oliva、Mariana Lorenzi Azevedo、Monica Espinel和Tomas Toledo四位年輕策展人籌備的Curatorial Lab，充分展現出年輕藝術家的創意與想像。SP-Arte更是世界目前唯一一個進行Curatorial Lab項目的藝術博覽會。

巴西當代藝術市場發展迅速，其潛力不可小覷。根據資料顯示，近兩年，巴西當代藝術的市場增長率高達44%，遠高於其他區塊。巴西文化管理研究員Anne Leticia Fialho亦指出，巴西藝術家在國際市場上甚為活躍，48%巴西藝術家參與海外相關展覽或工作，其中18%更隸屬海外畫廊或藝術機構。

巴西藝術走入香港

第一屆Art Basel（前身為Art Hong Kong）雖未開展，但已令人興奮。走在SP-Arte會場，與畫廊負責人交談，大家對Art Basel都非常期待。無論是藝術家、策展人，還是藏家，無論是否有份參與其中，他們都表示五月一定會來香港見證盛事。成立超過25年的Casa Triangulo畫廊，把巴西年輕藝術家

的作品帶來Art Basel。畫廊主人Rodrigo Editore說：「上年是我們第一次參加Art Basel，我們不了解，今年我們會有點不同。」上年畫廊選了一個非常有個人色彩的藝術家，今年他們打算帶三個藝術家的作品過來，包括Mariana Palma、Sandra Cinto等。Mariana Palma的創作帶有巴洛克時期的元素，以不對稱的線條、豐富的色彩描繪出鮮艷、明亮的景觀，凌亂又不失美感。Palma的畫作讓人驚艷，Editore也說，如今在市場上很難找到她的作品。其實將巴西作品帶到國外並不容易，尤其是亞洲，聯繫兩者最重要的還是機遇。「我們對中國市場有很大的期望，我們做很多交流工作，以往我們只放眼歐洲。」綜觀幾位藝術家的作品，不難發現Editore的用心，Palma融合歐洲與巴西藝術的創作手法，及Cinto帶有日本風的繪畫風格，都現出巴西這個殖民國家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。

隸屬於Mendes Wood DM的年輕藝術家Lucas Arruda，其作品也十分有魅力。Lucas只有三十歲，畫風十分簡約有力，她尤其喜歡自然、景觀等素材。「她是巴西相當有名的藝術家，很多人期待她的新作品。」負責人Matthew Wood笑着說：「我會給香港觀眾一個驚喜。」Matthew這次只會帶Lucas的作品來香港，他已經第三次參加香港的藝術博覽會，也是巴西第一個到香港參展的策展人。

Matthew本身是法國人，帶有法國人浪漫、熱情的細胞，一見面，先跟你擁抱、親臉，然後興致勃勃地說着他在聖保羅的工作。相對於聖保羅地區傳統、悠久的畫廊，2010年成立的Mendes Wood DM很young，「在聖保羅開畫廊很開心，不僅是因為這裡的經濟實力很強，更因為這裡的多元文化背景，每個星期這裡都有新畫廊開張，有愈來愈多的年輕藏家來到這邊。」這是一種文化，「人們學藝術，也對收藏有興趣，是文化的流動。」

「我不是看市場的，我學哲學。」Matthew強調自己不是那麼商業，也不純粹只往錢看，他重視的反而是藝術背後的文化因素。所謂的主場主導是西方的概念，東方有自己一套運作模式，而Matthew也樂見巴西藝術家專注於本土素材。



■Andreas Gursky 2002年創作的作品，展示城市建築的密度。

■SP-Arte 2013共有122家畫廊參展。

■里約熱內盧畫廊Galeria INOX藝術家Jorge Mayet創作的裝置《Sobre todas as coisas》。



旅人手記 文、圖：劉克襄

運送沉香的山路——乾隆古道行

黃大仙站附近的天馬苑，有一瘦小山徑通往獅子山，即昔時之乾隆古道。

在登山口起程時，一位中年婦人跟我大喊，「拿根樹棒吧！免得被馬騾欺負。」

只見登山口放置了一堆樹枝，專門讓登山人行山備用。原來金山郊野公園以獼猴多而著名。獼猴常跟人索食，甚而趁之不備，搶劫食物。

上行未幾，即昔時獅子山上村，舊時屋宅殘骸歷歷可見。再往前行，依舊是石屎石階。我猜想，過去應該是用地材鋪成的。旋即，眼前便出現昔時的古道石階，以當地花崗岩雅緻地鋪成。

走到一處視線良好的高地，眺望下方的九龍。再往前，抬頭即看到獅子山高聳的岩容。約莫四十分鐘，抵達九龍坳，昔時之大坳。

坳上設有回歸紀念亭和石碑，周遭多處英軍當年的軍事遺跡，並無其他解說牌。當年沉香係由沙田採得，由此背負下山，轉到港島運送。香港之名源自這裡，但這充滿歷史意義的山路，卻沒有沉香的隻字片語，頗不可思議。

大坳有五處分叉路，分別通往望夫石的獅紅古道，還有筆架山，另外兩條都通往獅子山山頂。大坳設有

一涼亭，常有野狗六七隻在此晃蕩，專算行人丟食物過活。偶爾有獼猴群出沒，尋找垃圾中的食物食用。

由此登上獅子山眺望，約莫一個小時來回。春天時，一路可看到木荷盛開。每棵木荷周遭往往會掉滿白色花瓣，彷彿冬天的大頭茶。靠近山頂時，木荷猶盛開。此地大頭茶頗豐，冬天時，若有白花點綴山頭，想必是它。此外，還有白色花朵的山橙也開了，清香溢滿林道。

獅子山山頂塊塊雄渾，適合登頂遠眺。早上十點登頂，視野大好，在香港不登此山枉為港人。我已去過三四回。

清明之後，山頂常有不少大型蝶類，疑似青斑蝶。牠們叫紅星斑蝶，又名紅斑脈蛺蝶。飛行迅速，常停棲於樹幹汁液流出處或附在腐熟落果位置吸食。青斑蝶有毒，或許是藉其形躲避敵害。

下山後繼續走乾隆古道，此路下行周遭最出色的仍是木荷。尤其是高大的木荷，周遭十公尺方圓盡是白花和落葉，非常壯觀。木荷防火，木荷之多，今日因落花才得以見識。

除了木荷，楊梅老樹也非常多，而且幾乎都是結果的母樹，果實滿地，惟青澀者多，熟紅的很少，試嚼

二三，仍有些酸澀。但我異常興奮，沒想到有這麼多楊梅生長於此，也不知道古道的楊梅是否為刻意栽種的，還是原本就有。因為緊鄰着古道的委實不少，我懷疑是當年運沉香者，或昔時古道有人刻意栽種，以便採食之。

下了引水道，往望夫石方向走，約莫五分鐘，出現一條教育徑。循此林徑可下抵獅子山郊野公園燒烤場，例假日常有市民在此聚集。

搭乘巴士離開的地方叫紅梅谷，目前屬獅子山郊野公園範圍。根據過去地方取名的說法，由於此地山谷有很多紅色的水楊梅因而得名。有兩種植物都如此稱呼，一為常見的水團花，另一種即楊梅，又稱為樹梅。我想紅梅谷的由來，應該是因為樹梅繁多。

五月造訪古道，最易看到這累累果實，望梅止渴的景觀。在香港其他山區或者台灣，都不曾如此驚豔，因而特別推薦此古道。



■楊梅開得茂盛。



■乾隆古道

■金山郊野公園是獼猴的聚集地。

